

恩师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梁漱溟 值得感念的岁月
- 冯友兰 怀念梁漱溟先生
- 丰子恺 怀李叔同先生
- 冯至 “但开风气不为师”
- 季羨林 回忆陈寅恪先生
- 汪曾祺 师恩母爱
- 肖复兴 校长之死
- 林海音 一生的老师

大众文艺出版社

经典名篇

名家
珍藏版
散文

一生珍藏

JINGDIANMINGZHUUYISHENGZHENGANG

经典名篇

名家
珍藏
散文

一生珍藏

JINGDIANMINGZHUUYISHENGZHECANG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恩师



- 梁漱溟 值得感念的岁月
- 冯友兰 怀念梁漱溟先生
- 丰子恺 怀李叔同先生
- 冯至 “但开风气不为师”
- 季羡林 回忆陈寅恪先生
- 汪曾祺 师恩母爱
- 肖复兴 校长之死
- 林海音 一生的老师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名人谈恩师/邓九平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5(2009.1 修订版)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ISBN 978-7-80094-890-9

I. 中… II. 邓… III. 教师—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350 号

书 名 谈恩师

责任编辑 钟 艺

策 划 穆建明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七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51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3 版 第 4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卷首语

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学术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

——冯友兰

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

韶光如水般过去，离别师门，快要六年了。寂寞的中年倏忽的已经到来。想起我往日受过的那煦煦春阳般的师教，我应该如何努力将来，然后方才不致始终成为一个有辱师教的人呢！

——罗尔纲

在中国文化学术源流之中，对师承甚为重视。不少名家大师正是在师承和切磋之下成长起来的。

中国古来有尊师的传统，《礼记·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难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二程之师周敦颐所著《通书》说：“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又说：“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尊敬师长是文化延续发展的道路。

“宏扬师道，永怀师恩”，“民有师尊国有光”，正是我们选编这本书的考虑。

——编者

目 录

悼念夏穗卿先生	梁启超(1)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丐尊(7)
忆孟真	蒋梦麟(12)
高梦旦先生小传	胡适(15)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	左舜生(18)
悼蔡元培先生	顾颉刚(23)
值得感念的岁月	梁漱溟(28)
两法师	叶圣陶(33)
悼念梁漱溟先生	冯友兰(39)
书塾与学堂	郁达夫(41)
忆梁启超先生	刘海粟(46)
回忆吴昌硕	刘海粟(58)
记蒋梦麟先生	罗家伦(65)
悼夏丐尊先生	郑振铎(70)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76)
宗月大师	老舍(83)
章太炎	曹聚仁(87)
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	沈从文(90)
怀念我的老师	苏步青(93)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梁实秋(97)
记齐白石	钱歌川(101)
回忆黎锦熙先生	钟敬文(105)
一个榜样 一篇宣言	钟敬文(108)
我所认识的几位先生	楼适夷(114)

“但开风气不为师”	冯 至(125)
新潮澎湃正青年(节录)	臧克家(130)
范明枢先生	吴伯萧(134)
我认识的亚子先生	谢冰莹(141)
我所知道的张大千	叶浅予(145)
我的三位老师	陈白尘(152)
清风明月 高山流水	吴组缃(158)
竺可桢先生二三事	谈家桢(161)
忆西谛先生	吴 晗(164)
忆金岳霖先生	张岱年(169)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羨林(172)
回忆吴宓先生	季羨林(182)
我的第一位美国老师	冯亦代(188)
启功先生二三事	黄苗子(191)
徐悲鸿小记	黄苗子(197)
记齐白石先生轶事	启 功(200)
一个童心不泯的老人	王西彦(207)
小学初中时期的三位老师	于光远(216)
回忆金岳霖先生	任继愈(223)
燕园名师顾随先生	周汝昌(226)
怀念曹靖华先生	魏荒弩(236)
一生的老师	林海音(242)
尸骨已焚说宗师	吴冠中(248)
高山仰止	吴冠中(259)
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263)
我师夏衍	黄宗江(267)
想起了吴雨僧先生	唐振常(272)
一颗不灭的诗星	牛 汉(277)
忆沈从文老师	邓云乡(291)

老树婆娑	袁 鹰(294)
我的师友们	于是之(299)
怀念梅兰芳老师	新风霞(302)
大江阔千里	乐黛云(305)
从麻林中挤出的回忆	钱理群(309)
晚年的吴宓与陈寅恪	刘梦溪(322)
荒煤,文坛守门人	霍 达(327)
校长之死	肖复兴(334)
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	史铁生(340)

目

录

悼念夏穗卿先生

梁启超

使学生对教师尊敬的惟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

——爱因斯坦

梁启超·悼念夏穗卿先生

我正在这里埋头埋脑做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头《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的信说他父亲穗卿先生死了！

我像受电气打击一般蓦地把三十年前的印象从悲痛里兜转来！几天内天天要写他又写不出。今天到车站上迎泰戈尔，回家来又想起穗卿了。胡乱写那么几句。

近十年来，社会上早忘却夏穗卿其人了，穗卿也自贫病交攻，借酒自戕。正是李太白诗说的“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连我也轻易见不着他一面，何况别人？但是，若有读过十八九年前的《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的人，当知其中有署名别士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很感觉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别士”是谁？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

穗卿既不著书，又不讲学，他的思想，只是和心赏的朋友偶然讲讲，或者在报纸上随意写一两篇。——印出来的著作，只有十几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并非得意之作。——他晚年思想到怎样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人知道。但我敢说：

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

他对于佛学者精深的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

我将来打算做一篇穗卿的传，把他学术全部详细说明。——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因为穗卿虽然现在才死，然而关于他的资料已不易搜集，尤其是晚年。——现在只把我所谓“30年前印象”写写便了。

穗卿和我的交际，有他赠我两首诗说得最明白。第二首我记不真了——原稿更没有。第一首却一字不忘。请把他写下来：

壬辰在京师，广座见吾子。
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
泊乎癸甲间，衡宇望尺咫。
春骑醉莺花，秋灯狎图史。
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
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袒褐往暴之，一击类执豕。
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
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
夕烽从东来，孤帆共南指。
再别再相遭，便已十年矣。
君子尚青春，英声乃如此。
嗟嗟吾党人，视子为泰否。

这首诗是他甲辰年游日本时赠我的，距今恰恰整20年了。我因这首诗才可以将我们交往的年月约略记忆转来。

我19岁始认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么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

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

这会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哪里会有这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后来知道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发生问题的勇气也一天减少一天了。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产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它，而且恨它。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兰陵”指的是荀卿；“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头的撒但。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但我刚才说过，“我们吵到没有得吵的时候，便算问题解决。”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我只记得他第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芒芒下土方，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

这是从地质学家所谓冰期洪水期讲起，以后光怪陆离的话不知

多少。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因为他创造许多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可惜我把那诗都忘记了——他家里也未必有稿。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

“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

谭复生和他的是：

“……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

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思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

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

我们的“新学”要得要不得，另一问题。但当时确用“宗教式的宣传”去宣传它。穗卿诗说：“嗟嗟吾党人”，穗卿没有政治上的党，人人所共知；“吾党”却是学术界打死仗的党。

穗卿为什么自名为别士呢？“别士”这句话出于墨子，是和“兼士”对称的。墨子主张兼爱，常说“兼以易别”，所以墨家叫做“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别士”。我是心醉墨学的人，所以自己号称“任公”，又自命为“兼士”。穗卿说：“我却不能做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只好听你们墨家排挤罢。”因此自号别士。他又有两句赠我的诗说道：

“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

这是他口里说出我们彼此不同之点。大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不像我凡事都有兴味。我们常常彼此互规其短；但都不能改，以后我们各走各路，学风便很生差别了。

穗卿又起我一个绰号叫做“佞人”。这句话怎么解呢？我们有一天闲谈，谈到这“佞”字，古人自谦便称“不佞”，论语又说“仁而不佞”，又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不佞有什么可惜又有什么可谦呢？因记起某部书的训诂“佞，才也”。知道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无才，非敢为佞即不敢自命有才。然则穗卿为什么叫我做佞人呢？《庄子·天下》篇论墨子学术总结一句是“才士也夫”。——穗卿当时赠我的诗有一句：“帝杀黑龙才士隐”，“黑龙”用《墨子·贵义》篇的话，才士即指墨子——他挖苦我的“墨学狂”，把庄子上给墨子的徽号移赠我，叫我做“才士”，再拿旧训诂展转注解一番，一变便变成了“佞人”！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候，我不知往那里去了，三天没有见他。回来见案头上留下他一首歪诗说道：

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

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这虽不过当时一种绝不相干的雅谑，但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现在30年前的丁香花又烂漫着开，枝头如雪，“佞人”依旧“栖栖”，却不见留笺的人！

我们都学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说：“怕只法相宗才算真佛学。”那时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初回到中国，他看见了欢喜得几乎发狂！他又屡说：“《楞严经》是假的”，当时我不以为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后来越读《楞严》越发现它是假。我十年来久想仿阎百诗

《古文尚书疏证》的体例著一部《佛顶楞严经疏证》。三年前见穗卿和他谈起，他很高兴，还供给我许多资料。我这部书不知何年何月才做成，便做成也不能请教我的导师了！

穗卿是最静穆的人，常常终日对客不发一言。我记得他有一句诗：

• “一灯静如鹭。”

我说这诗就是他自己写照。从前我们用的两根灯草的油灯，夜长人寂时澄心眇虑和他相对，好像沙滩边白鹭翘起一足在那里出神。穗卿这句诗固然体物入微，但也是他的人格的象征了。

“白云归去帝之居。”呜呼，穗卿先生归去了。

呜呼！思想界革命先驱的夏穗卿先生！

呜呼！我 30 年前的良友夏穗卿先生

民国 13 年，4 月，23 日，穗卿死后 6 日。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丐尊

谁能在质朴的日常生活中给我们以指导和帮助，谁就是老师。

——卡莱尔

今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些文字以为纪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他是三十九岁那年夏间披剃的，到现在已整整作了二十一年的僧侣生涯。我这里所述的，也都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事。

说起来也许会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关于这层，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有一次，记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后的事，他要到新城掩关去了，杭州知友们在银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饯行，有白衣，有僧人。斋后，他在座间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我听了不禁面红耳赤，惭愧无以自容。因为一，我当时自己尚无信仰，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即修种种苦行，我见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缘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却竖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

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名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

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气息奄奄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工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有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说：

“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不关心的。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

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说，你是能说不行。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像。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并没有什么和前不同的情形。据我知道，这时他还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哪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他的归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旧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归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归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了，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住他，深悔以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

“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是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学生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他笑说：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他回进房去写